



# 釋迦世尊的說法於

## 當時印度人思想的影響 南亭

人雖號為萬物之靈，但不能離群而獨居，因為生活居處，需要的條件太多，誰也不能一手包辦，必得要各盡其所能，以換取自身的需要，因此便天然的產生了共同生存聯合而不可或分的結合體，這就是所謂人類社會。

古時人心純樸，人類的界限，只有所謂士農工商，或者漁樵耕讀的分別。自從民智漸開，逐漸演變，降至今日，便包括了政治，軍事，農工，商賈，教育，法律，會計，醫藥，技術等等，每一個圈兒裏，再分為若干種類，所以這社會的內容，是極複雜而不可名狀的。

因為人類有天赋的賢哲，也有生來的愚鈍，在生活的關係上既不可分開，因而在人與人之間，便發生了兩詐我虞，巧取豪奪，以強欺弱，以眾暴寡，千奇百怪的現象，由此便產生了一個特殊階級的統治者。統治者雖對於人民之間的紛擾，不平，給予一部份的清理與保障。但這統治者的本身，又常給予人民以莫大的痛苦。

賢明的君主難得，暴君的虐民是常有的事，再加上刀兵水火，饑饉疾疫的災害，經常對人類，以無情的襲擊，於是大部份的人類，多墜入苦痛的深淵而無由自拔。沒有智慧來克服這些困擾，對自然界的現象。更無法理解。祇有認為是命運的注定，或是神的支配與天地的造化。於是風伯，雨師，雷神，閃帝都成為愚民的崇拜者。而君主也就利用神道設教，以便易於統治。類似的宗教徒，也抓住愚民這一部份弱點，尊崇一神或多神來作欺騙的手腕，以解絕其所需要解絕的問題。歷史家雖有石器，神權，君權，民權各時代的劃分，其實神權一向就與君權併行，即使在現在是民權時代，而神權在一部份人的心目中，其氣燄並沒有稍衰，還是如火如荼在盛行着。

我國如是，印度亦然，且尤甚於我國。因為印度多屬溫帶，生產較豐，人們於宇宙萬有的形成，更迫切的需要得到一個認識，水火疾疫的災害，更需要澈底的予以解除。婆羅門教體會到印度人的心理，老早就肩着「梵天」生人的一塊招牌，佔有着很高的地位，掌握了全國的教權，以祭祀祈禱為他最傑出的好戲。因為婆羅門教奉事梵天的修習淨行的教徒。刹帝利乃奕世君臨的王種，也就是統治者的國王。毘舍，譯云商賈，責在貿易有無。戌陀羅，譯為農奴，就是農民和奴隸，專一身勤稼穡，服侍勞役。因為婆羅門從口生，所以地位特尊，不與其他三姓同伍。婆羅門教的教典為四吠陀論。西域二曰：其婆羅門，學四吠陀論。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詞，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異能伎數，禁呪醫方。我們看西域記上所舉舉的四吠陀論的內容，就知道婆羅門教掌握了印度的一切。除婆羅門教而外，還有數論師的二十五冥諦，內容以神我為主體，以自性為對象，神我欲受用一切，這一切的一切，就從自性中產生出來，貢獻神我受用，神我不需要時，又次第的攝歸於神我。這似乎像二元論的哲學，但神的氣味還是十足。其次有數論師的六句義，比勝論開明而近乎哲學的玄想。等而下之的，則有所謂裸形，披髮，投淵，赴火，五熱炙身的諸苦行者。綜合起來說一句，那時印度的社會，可算是階級嚴勵，思想紛亂的一個社會。他們雖然都是盲從，但求解脫的思想，是應該加以原諒的，祇是創教者的錯誤，使他們都變成一群盲修瞎練的可憐蟲。

我教主 釋迦牟尼世尊，就在這時應運而生。他雖身為太子，但他會到國之四周作過一次或多次的視察，親眼看到農民耕作的勞苦，衆生互相食噉的殘忍，和那些要求解脫而盲修瞎練的可憐者。於是悲心全運，拋棄國王的尊榮，五欲的娛樂，入山苦修。覺悟而後，乃如獅子哮吼，震地驚天的歎息着說：奇哉！奇哉！大地衆生，無不具有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釋尊成道日創刊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四月八日出版  
善提樹 第五期

發行者：善提樹出版社  
社址：臺中市東區立德里  
和平街三九號二樓

社長：章嘉呼圖克圖  
發行人：朱斐

編輯者：善提樹編輯委員會  
兼主編：朱斐

印刷者：中臺印刷廠  
基隆：自由書局

臺北：善導寺經書流通處  
中東路一段十九號

新竹：清豐商行  
新竹市南門街八二號

桃園：中華書局  
桃園中華路四二號

臺中：瑞成書局  
臺中市成功路三七號

彰化：善提樹咖啡室  
彰化市大同里民生堂

嘉義：玉珍書局  
嘉義市國華街六七號

臺南：浩然書局  
臺南市民權路

高雄：高華書局  
高華市五福四路

屏東：佛經流通處  
屏東市逢甲路五五號

宜蘭：天理堂  
宜蘭市中山路

國外：香港跑馬地奕慶街  
卅六號三樓

各大火車站販賣部均有代售  
直接訂閱辦法：  
一、訂閱全年二十元（港幣十元）  
二、各地郵局均可代收訂款  
三、本刊對帳號為一九〇二四  
四、訂閱者先向郵局索取對帳單  
五、訂閱者先向郵局索取對帳單  
六、訂閱者先向郵局索取對帳單

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能證得。後來五十年的說法皆不出此範圍。於此我可以來說說 釋迦世尊，出世成佛而後，對於印度人的影響。

一、提倡人類一律平等 因爲 釋尊所覺悟的真理，乃是從內心深處，久經觀察而得到的結論。他的結論，固如前所說，同時他又說：一切眾生，莫不有心，凡有心者，皆當成佛。這意思就是說：凡有知覺的生物，在形態上雖有萬物之靈的人，與高等的動物，劣等動物的不同，但在內心上，確無高下的跡象可分。心這樣東西，是微妙而不可思議的，一般人也許不容易體會到。我們可從動作上作一個微密的觀察，就不由你不承認。你看嗎！生而爲一個人，飲食也，男女也，衣服居處之舒適也，享受到尊榮則歡喜，遭遇到屈辱則苦悶，在與人之間，你還找得出有什麼不同樣？高下等的動物，亦莫不有其飲食男女之欲，居處適宜，好生惡死的要求，於人又有什麼兩樣？至於蜂蟻的結群而居，其集體的行動，秩序的保守，超過於人，其繁殖力，尤非人類所可企及。我們又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出他的不同來。所以 釋迦世尊，根據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原則，對於外道，農夫，樵者，剃頭師，守衛的人都受作門徒，皆度他們成了阿羅漢。將涅槃，還有一個屠夫得度，授記作佛，所以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傳說。我不敢說，因 釋迦世尊的高唱佛性平等，使印度的四姓階級馬上就消弭於無形。至少使人類應無分貴賤，應該一律平等的論理，大白於天下。而婆羅門教徒高不可攀的傲慢氣概亦復一落萬丈，並且虔誠敬於 釋迦世尊座下的也不知凡幾。同時 釋迦世尊的大弟子中有賓頭盧其人者，本是優填王的臣子，由於精勤苦行，優填王放他出家，成了阿羅漢果。賓頭盧尊者所居的寺院，去城有二十里之遠，優填王出城，必繞道到寺裏，爲賓頭盧尊者稱弟子作禮致敬，這也是一個事實的證明。見四分律！

二、爲宗教思想上作一解放 人類不滿意於現實，必有一個向上的要求，以便於現實世界，得到一個理解，或者想脫離現前的苦惱，而得到一個比較快樂的境界。這固然是事實所必須，也是人類的本能，所以有宗教思想的產生。可是一般類似的宗教家，雖有解除人類苦惱的好心，但都是在暗中摸索，得不到一個如理如量的結論，只好肩着一塊天或神的招牌來，作信仰者崇拜的中心。這如婆羅門教的大梵天，數論師的神我。——以爲天或神是具有創造萬物的全能，等而下之的，則有修苦行的，以爲應該受的苦，加倍的把他受了，就可以得到涅槃的快樂。我 釋迦世尊，五十年的說法中，雖有人，天，聲聞，緣覺，菩薩等五乘各別的教理行果，但因緣生法的理論，確實通於諸宗。因緣生法的法，就是代表宇宙萬有的一個總名詞，就是說宇宙萬有皆從因緣和合而生，不從天生，不由神造。因爲能生他者，必從他生；能造他者，必由他造，這是天然的因果律。比如子女由父母生，父母亦各自有其父母，如是上推，誰是第一代父母，包管你永遠得不到結論。若說第一代是自然而生，也是無因無道，也有人說：人的始祖是神拿泥捏起來而賦予靈魂的，試問神又是誰捏起來的，神的靈魂又是誰賦予的，而且神的倉庫裏究竟藏著多少靈魂？

如其否認，則便是落於自然與無因。又如磚瓦木頭，能造房子，磚瓦木頭本身，又各自有來處，所以說能生他者，必從他生；能造他者，必從他造。然則如何謂之因緣生法呢？因是成就一事物主要的條件，緣是成就一事物次要的條件。又可說：因是主因，緣爲助緣，因緣和合，乃有法生。再進一步說：諸法緣由因緣和合而生，則因緣分散，其所生之法，亦同時消滅。所以以佛法的眼光來研究諸法，所得的結論是：緣聚則生，緣散則滅，祇見因緣的聚散，不見有實法的生滅，所以說緣生無性，無性故空，空非空無，不妨幻有，這是宇宙萬有的實在相中觀論說：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我們因此可以知道，宇宙萬有，絕對不是萬能的神或天一手所造。至於苦行者的荒謬，那更是顯而易見，苦莫苦於下油鍋，跳火坑，試問一個人下到油鍋肉煎死，或跳入火坑燒死，就能免除了生死而證入涅槃嗎？那正是癡人說夢。人類誠然是一大苦聚，要脫離此苦聚，必先探討其因素，因爲關係，與佛學離誌，多有討論到這問題，且不去說他，總之，以不近人情的苦行，要想脫離人生的苦惱，那等於緣木而求魚的。所以 釋尊在法華經上說：我以佛眼觀，見六道眾生，貧窮無福慧，入生死險道，相續苦不斷，深著於五欲，如羸牛愛尾，以貪愛自蔽，盲冥無所見，不求大勢佛，及與斷苦法，深入諸邪見，以苦欲捨苦，爲是衆生故，而起大悲心。

三、我的感想 時代是不斷在演變，所以歷史家，自有史以來，把他劃分成石器，神權，君權，民權的幾個時代。這是就統一民心，治理民事上作的一個概論，至於 釋尊所覺悟的，所昭示於吾人的真理，是永久不變的，因爲 釋尊所說的真理，是宇宙萬有本身的實在現象，他不過是悟到是如此，再把他介紹給我們罷了。王季同先生曾舉過一個例子說：如氫氧二氣，合而後爲水，水經過分化，仍爲氫氧二氣，百千萬年以前之水如此，百千萬年之後的水，仍然如此，因爲這是水的真相，不會因時代而變遷。 釋迦世尊因緣生法的理論，他是如其理而說，如其量而說，因爲宇宙萬有的真相是如此，所以這理論可不因時代而變化，在那一個時代都配合得上。

如果是天或神，就不是這樣了。因爲上古民智未開，對於宇宙人生事物物的來源和變化，都摸不着頭腦，而得不到一個解決。於是黯黯就把他望天或神身上推。可是科學發達，事物的真相漸漸明白，反而證實了佛學，天或神的萬能，可趕不上了。同時歷史的演變，已到了民權時代，神權已成爲過去的過去。因爲民權時代，人類一律平等，誰都有大總統的分兒，那崇拜一神，崇拜者祇有做兒孫義務的理論，有點不平而且近於專制，不平等與專制，更是時代棄物。 釋迦世尊，在法華經上說過：我觀一切，普皆平等，無有彼此，愛憎之心，我無貪著，亦無限礙，恆爲一切，平等說法，以智方便，如來是諸法之王，若有所說，皆不虛也。於一切法，皆從智慧觀察而得，其所說法皆悉到於一切智地。所以 釋尊的說法，皆從智慧觀察而得，亦復引導一切眾生，到達一切智地， 釋迦世尊爲，雖滅度二千五百多年，他的誕辰，仍然值得我們的紀念慶祝者在此。